

鲁迅书信考释

王景山

内 容 说 明

鲁迅书信是鲁迅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史料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注意。但在有些书信中，许多人物、事件以及鲁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读起来不易理解。本书就是对一九〇四至一九三三年间鲁迅书信中某些疑难之点所进行的考证和解释。它为阅读鲁迅书信和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些有关的资料。

鲁迅书信考释

王 景 山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3 2 0 9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frac{1}{2}$ 字数146,000

印数0,001—6,000册

1982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013

定价0.60元



魯迅像 五十壽辰時攝（1930）

明倫彙編
十二卷信收到。他查文不附。一書生疏。二書信未准。
備。我必以校何冊的翻傳。十看意的以此而。
之。字。照。不。門。所。後。不。以。這。樣。的。
說到破體。其也所始。師。郭。六。同。共。一。部。原。了。以。此。照。奏。
解。時。子。送。在。院。中。要。再。這。種。一。里。別。看。大。向。這。里。的。德。儀。
本。非。有。利。于。帝。而。不。能。定。金。石。之。例。也是。便。痛。纏。係。之。道。
我看住存上河。照。本。如。的。

述林下春枝樣。也去一束。十六束。現在一弄。去那的也。
遊。乃。五。十。兩。上。下。了。前。夫。專。送。李。村。託。其。催。催。于。二十。日。
已。排。成。多。今。老。答。說。不。可。止。太。小。米。做。湯。麵。好。了。那。麼。
手。也。止。以。在。於。相。原。之。各。等。之。計。理。

手。也。止。以。在。於。相。原。之。各。等。之。計。理。

鲁 迅 手 迹 (致沈雁冰信)

序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我们的鲁迅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今年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前后，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大批的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论文，一些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的专著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在读者的眼前，形成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人们似乎还有一些不足之感，在学术讨论会上或是在会后交谈的时候，“如何提高鲁迅研究工作的水平”，这仍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常谈论到的一个话题。这也确实反映了当前的真实情况：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收获，但还需要继续不断地提高。

怎样提高呢？我认为办法有两条：一、加强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领会和运用；二、切实做好有关鲁迅生平事迹的调查访问和考证核实工作。这话也许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要做到却实在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如何，这两条，对于我来说就没有能够做到。多年来，组织上分配我做关于鲁迅著作的整理工作和研究工作，但至今仍无多大长进，至多只能说是达到一知半解的水平。关于鲁迅生平、思想和著作上的许多问题，鲁迅研究工作中的理论问题，还必须重新去学习和探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是由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因此也就谈不到有什么真知灼见；对于鲁迅先生漫长的

战斗生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情况，则若明若暗，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因此也就谈不到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了。老实说吧，对于有些鲁迅著作就是没有看懂。现在才有这点觉悟，但已悔之晚矣。

读了景山同志所著《鲁迅书信考释》之后，我却得到了很大的鼓舞，由于他辛勤地劳动，鲁迅一些书信中某些不容易懂的地方都给我们考释清楚了。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到非常之高兴。尤其使我感谢的，是他的勤勉和细致，纠正了我的粗疏和懒惰。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也曾做过鲁迅著作的编辑和注释工作，但却没有做到如景山同志这样的周到。举例来说吧：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一九五〇年我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博物馆只看到六、七封，而现在他又从别处收集了许多封，加在一起将近二十封。这样，就把问题阐释得更清楚了。还有，在过去，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认为是小问题而被忽略过去的，他也都一一考释清楚了。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样的工作意义不大，不必要花费这许多的笔墨去考证的。我却以为不然。不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及其著作则已，如果要认真从事鲁迅的研究工作，有些考释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做不可的（当然，过于烦琐的应该略去）。因为，如果不先把事实查考清楚就匆忙去立论，这样的理论十之八九是靠不住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不仅感到自己受益，也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对于理解鲁迅及其作品很有帮助的著作。

王 士 著

1981年12月18日读后记

目 录

序.....	王士菁 1
“任君克任”和“素民”	1
“木瓜之役”考	3
“三矢”其姓, “重松”其名	35
“两遇于越”“经二大涛”事迹考	37
“法人某”及其“比较文章史”	46
“Mechinicolf”的辨正	47
“球男”与“冪头”	49
关于绍兴府校教员问题	51
从“女官首领”傅善祥到傅增湘	53
“老虾公”和“エバ”	56
关于“兽道”	58
X = 吴鼎昌	60
“莱比锡”代指蔡元培	62
“悠悠我思”和“百年”、“世纪”	64
“爬翁”即“心翁”	66
“阿世”和“禽男”	67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	69
释《艺术丛编》“赋《关雎》之次章”	91
“汪公之诗”和《蕙的风》	93
鲁迅“一段假回信”的下落	95

“バンダン滑倒公”的疑问	97
“大打特打之盲诗人”是谁?	99
孙伏园怎样“搁起”在浦镇的?	101
“祭孔”问题	103
“接脚公”何人?	108
“柏拉图”实是 Brand	110
“女师之熊”	111
关于《品花宝鉴》考证之“宝书”	112
胡适的一篇“大稿”	114
“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	115
《海上花》和《海上奇书》	117
聆胡适“大论”和观《齐德拉》演出	119
关于鲁迅“寄梁绳祎信”	121
“琴心”疑案的揭穿	125
“刁作谦之伟绩”和《京报的话》	127
“拏拏阿文”和丁玲致鲁迅信	129
“孤桐”章士钊 “孤松”李大钊	132
《唐宋传奇集》的封面画	134
关于“巴特勒特的谈话”	136
魏建功校《唐宋传奇集》	138
布宁的什么小说?	141
何物“书目”?	142
译文《断想》的经历	145
“茭白”考	148
“孟德”傅斯年	149
《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的经历	150
苏雪林的《结婚纪念册》	153

寄李霁野两信的日期问题	154
孙福熙“以西湖奉献林风眠”	157
鲁迅的误译和夏衍的指正	158
《山雨》“无聊”事	159
鲁迅和殷夫 投稿和赠书	160
合信氏“《全体新论》等五种”	163
方善境署名只	166
“陆王恋爱”应是“陆黄恋爱”	168
关于李霁野还款事	169
缺的是哪一篇?	171
关于删掉“和《爱经》”三字	172
K·Chow 辨正	174
鲁迅、郁达夫、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歌因缘	175
释蔡元培赠鲁迅诗	177
鲁迅和萧伯纳的会见	179
未名社的什么“广告”?	181
“宁报小评”指何报何文?	183
《轻薄桃花》及其他	184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和《中国人气质》	188
围绕“焚草之变”的几封通信	190
从一封致邬其山信谈到《引玉集》的出版	193
后记	197

“任君克任”和“素民”

鲁迅一九〇四年十月八日致蒋抑卮信中，提及“任君克任”和“素民”二人。一般注家或未注，或注作“未详”、“待查”。近见日本平凡社一九七八年二月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涉及此信时，也只说任克任是鲁迅与蒋抑卮共同的朋友，素民是浙江同乡，详情不明。

兹据所见有关材料，对此二人略作考释如下：

任君克任，名允，字克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三期载有《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在任允名下，注明时年二十六岁，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到日，自费进物理学校。据此可知任克任抵东时间和鲁迅同，即均为一九〇二年四月。年龄则较鲁迅长五岁，应是一八七六年生。《浙江潮》第二期“小说栏”载《苦英雄逸史》一文，第七期“传记栏”载《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一文，两者均署名任克。这位任克应就是任克任。

又见宣统元年（1909）四月杭州出版的《浙江教育官报》第十期，内载《本司支奉 抚宪札准驻日公使咨奉天官费女生冯颀英请领故夫学费移藩司文》，言及任允曾为仁和附生，光绪二十七年自费留东，肄业清华学校。二十九年卒業，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三十年因肺病回国。秋改官费复东渡，更习制革专门。三十四年夏毕业。清

政府曾授予工科举人衔。宣统元年病逝日本。冯颀英，即其妻。

现在的问题是，前条材料云任允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抵东，自费进物理学校；后条材料云任于光绪二十七年自费留东，肄业清华学校，未知孰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素民，姓汪，名希，字素民，又作淑明、叔明。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载当时留日学生名单中，有汪希其人，注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抵东，自费预备入校。又注明时年三十岁，那么他应生于一八七三年。不过同年秋所出《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中即云汪已告假回国。

又见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九期《各省游学汇志》栏载《浙省选派官绅前往日本就学政法》消息一则，内云：“兹悉浙抚聂中丞业已考试咨送，各给经费银五百两，兹将学员姓名列后，官则……，绅则……袁毓麟汪希共十八人。”据此可知，汪希于一九〇三年回国后，一九〇四年秋又以绅士资格被选送日本学习政法。那么鲁迅信中云“闻素民已东渡”，当指第二次无疑。

据《民国名人图鉴》，汪希在光绪二十五、六年间曾任杭州养正书塾教员。林琴南在所作《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云：“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行一时。”则又说明汪是清末《杭州白话报》的创办人。周遐寿作《鲁迅的故家》载周氏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日记云：“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话报馆中见汪素民诸君，……”正可参证。汪希也许正是因此被尊为绅士的吧！

“木瓜之役”考

“木瓜之役”四字，于现存之鲁迅著作、书信、日记中，仅见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许寿裳信中一次。有关原文如下：

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暄，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府校迳来大致粗定，藐躬穷奇，所至颠沛，一遽于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

信中所说“一遽于杭”，实亦指“木瓜之役”，惜均语焉不详，仅知至鲁迅写此信时，距“木瓜之役”已经一周年了而已。

不过鲁迅对此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木瓜之役”十年之后的一九一九年冬，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原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风潮，浙江省教育厅以“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罪名，查办一师陈望道等四个国文教员。据后来陈望道在《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当时“一师校长经亨颐不接受教育厅的命令，教育厅便撤去经的校长职务，另派校长到校。一师学生关起铁门拒绝新校长，政府当局派军警包围一师，以刺刀威胁学生，甚至殴伤学生，引起全杭州师生公愤。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一师，支援一师同学。”据邓明以作《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一文记述，此次风潮过后，鲁迅曾说过如下的话：

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按系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引者）还是一个“木瓜”。增韞（按系清末浙江巡抚——引者）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按系当时浙江省督军——引者）的寿命也不会长的。现在经子渊、陈望道他们的这次“木瓜之役”比十年前我们那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多了。

“木瓜之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许寿裳等关于“木瓜之役”的回忆

“木瓜之役”是一九〇九年冬发生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一次重大风潮，是鲁迅由日本留学回国后亲身参加的第一次重要斗争。

但由于鲁迅著作中谈及自己早年生活经历时，从未涉及此事，因此长期以来没有引起鲁迅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一些同志开始注意搜求有关此次“木瓜之役”的史料，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史料基本上可分两类：一类是当时“木瓜之役”亲身参加者的回忆，一类是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报导。不过前者难免记忆有误，后者则零散缺少系统。我不揣冒昧，就现在已经看到的史料，进行录引、编排、考释、说明，草成此文，作为引玉之砖。

前面说过，鲁迅对“木瓜之役”的有关情况，是全未作过任何具体解释的。但鲁迅的故旧曾谈到“木瓜之役”的却不少。在这一类珍贵史料中，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归国在杭州教书》一节恐怕要算最早的了。许文中说：

一九〇九年初春，留欧学生监督蒯礼卿辞职，我的学费无着

了，只好把欧游临时终止，归国来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了。鲁迅对我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他托我设法，我立刻答道：“欢迎，欢迎！”我四月间归国就职，招生延师，筹备开学，其时新任监督是沈衡山先生，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就在六月间归国来了。……

……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第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组，夏丐尊，章嵒，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潜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畔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许寿裳系鲁迅终生挚友，“木瓜之役”发生时适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是直接和夏震武对抗的第一人，所忆自当可信。但他谈到风潮起因时，只指出当时夏要他陪同谒圣，为他拒绝，和夏对教员不亲自拜会，还要摆臭架子这两点，却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

解放后，许炳坤在所著《回忆杂记（二）》中，也对“木瓜之役”有所叙述。许是“木瓜之役”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当时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数学教师，被称为“神机军师”。他的这篇文章系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文中说：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创立于一九〇八年，就乡试考场改建。初任监督王廷扬（孚川，金华人，满清进士），未开课，即辞职。继任者沈钧儒（衡山，嘉兴人，满清主事），于一九〇九年夏因公北上。浙抚增韫聘余杭夏灵峰继长。夏是理学家，其弟子有蓄发梳髻，穿小袖长领衣，即满清初年所谓两朝领袖（明朝长领大袖，满清圆领小袖）者。夏到堂后，要教职员全体穿满清制服，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随彼排班向“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之礼。闔校大哗。教务长许寿裳与全体教职员坚决拒绝，联名辞职。相持不下，夏被迫自辞。增抚又聘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后身）监督孙智敏（廬才，杭州人，满清翰林）兼任两级师范监督，孙向教职员劝慰，退回辞呈。教职员复职后，大排宴席，共同畅饮，教职员中有诙谐者称为是“吃木瓜酒”，讥夏之不识相。

许炳坤此文对“谒圣”问题有具体忆述，但说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创立于一九〇八年”、“初任监督王廷扬，……未开课，即辞职”、“继任者沈钧儒……于一九〇九年夏因公北上”等情，则于事实不尽相符。

一九五六年《东海》月刊创刊号，载张宗祥著《回忆鲁迅先生》文，对“木瓜之役”有更为详尽、具体的描述。张宗祥系当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地理教师，也是“木瓜之役”中的积极分子。他在文中说：

现在我来谈一谈两级师范学堂“木瓜之役”。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般“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夏监督到

校之后，教务长许季葑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葑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燮和、夏丐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葑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葑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其所以要向提学使辞职而不向夏某辞职，是因为他藐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全校学生无课可上，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设法上课。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诨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葑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拼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象是说许毓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即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学生等知己无望，更连日向官厅请愿要求早日复课。又数日，忽然发出通告提前放寒假（其时距寒假尚有月余）。于是省城各校教师联名呈请提学使以为不合章则。记得是一篇“四六”，故友张献之主稿的，末二句说“方期落笔，而成竹在胸。岂意图穷，而匕首忽见”。夏氏至此万不能留，乃辞职离校，官厅以高等学堂监督孙智敏暂行兼代。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余人合摄一影而无题名，我乃题之曰“木瓜之役”。盖夏氏木强，鲁迅等均呼之曰“木瓜”，因即以此名名之。从此凡同在照片上的人，相遇则呼曰某木瓜。今所存在的木瓜，仅有许毓甫、杨莘耜、钱均甫和我四人。张燮和在解放后未通消息，不知还在否？

张宗祥此文中描绘的细节是相当准确的。他忆及鲁迅曾被对方讽称为“拼命三郎”等，是极为难得的材料。但他对“木瓜之役”发生的原因，也仅仅归之于夏震武“对教师不礼貌”，自然也是不全面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杨莘耜著《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内有“杭州教书时期”一节，也谈到了“木瓜之役”。文中说：

一九〇七年我从日本毕业回国，即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当时的校长是金华人王孚川先生，后继者为沈钧儒，号衡山，嘉兴人，当衡山先生辞去校长职务去当省议会议长的时候，即发生了“木瓜之役”，在许寿裳所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已有记述，兹详述其经过情况如次：

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辞职后，提学使云南人袁嘉穀，派一富阳人号称“理学家”和“孝子”的夏震武来做校长。夏为人极端守旧。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八九，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老顽固，说他是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总之，他是一个极端忠于满清，极端封建的人。这次反夏，也可以说是浙江反封建的开始。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荪，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荪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